



光

郑涵予/文

每次去老家，总能带给我不一样的感受。

矮矮小小的老屋，窄窄小小的窗子，还有两个小小的老人。窗子是暗褐的老式雕花推窗，窗边靠着把吱呀作响的旧藤椅，阿公垫着棉垫子靠在椅背上，正好晒得到太阳。暖烘烘的阳光热热闹闹地从窗边上透过来，洒在深色的水泥地板上，一整片蒸腾的金黄色颗粒，好像从空气微尘里浮起一整个暖融融的沸腾的春天。

微雨燕双飞的时节，阿婆戴着老花镜眯着眼睛打毛衣，橙黄的毛线绕着绕着蜿蜒到旁边的矮几上，几束日光也就顺着悄悄溜过去，在毛线翘起的边缝里藏着，在橙黄的相似颜色里躲着，却泄漏了几丝柔和的光芒。于是阿婆坐了一小会儿就又忙活起来，从屋里抱出一条薄毯子轻轻地盖在阿公身上。阿公晃一晃身子又眯一眯眼睛说些什么，不久，又浅眠回去了。阿婆看看他，又看着太阳，阳光照在空气里，浮起亮亮的金色，照得他俩的头发也是金色的，屋子里懒洋洋暖乎乎，的，使人愿意一直沉浸在这片金色的光里。

春天的声音逐渐吵嚷了起来，慢吞吞的温暖融在青色的雾气里，太阳变得灿金且热烈。

阿婆晒得热，搬回屋里去了。一会儿，她好像不放心般抬起头，唤阿公一声。阿公应一声，休息了。不一会儿，阿婆又唤一声。

我在一旁，不说话。阿公靠在藤椅上，也不说话。

阿公不应，阿婆便急，迈着碎碎的脚步走到跟前，拉拉帘子，又探一探光。一看，阿公睡着了呢。

阿婆替阿公拉一拉被子，又把他搁在外边的手放回毯子里，忿忿地笑骂：“你个老头子，喊你了也不应。”

她坐回屋里，拿上针线。又一会儿，阿婆抬头喊声：“老头子！”

阿公睡得好好的呢。

忙碌而冗杂的琐事包围着生活的边缘，常让我来不及看一看这间小小的老屋里的阳光，这些热热闹闹的金色喻示着一种碎隙般的沉静，一种老旧灰暗的却又沉淀于时间的陪伴。粗茶淡饭有什么要紧？年华老去有什么要紧？你在，就心安。

他们感受着春天的植物在慢慢地抽芽，到了有雨水的时节，它们膨出极富生命力的白色小花，那意味着天气马上就要暖和起来了；不知从哪里飞来的蒲公英开得东倒西歪，也不会飞到哪里去。过几天会下场雨，带来流淌的潮湿水汽，空气里弥漫开泥土的独特芬芳。

阿婆不知道古诗，不懂咬文嚼字，她只是说“读书好，专心学习，努力工作”，就像我每天只知道奔忙在灰色的楼房间，不知道老家这边，开得乱七八糟的蒲公英小花在田野里遍地都是，厚重的土地和富余的阳光带来生生不息的希望和温暖。我看到老屋外的光从窗缝隙里透进来，屋里金黄的毛线织就一团毛茸茸的颜色，网住了阿婆呼唤的声音，也网住了鲜活热闹的生活。

热烈的温暖溢出生活的边缘，陈旧的时间酿出醇厚厚重的气味，光穿过窄缝，春日带着湿润水汽的风连接起田野山林间蔓延的绿意，一个崭新热烈的春天正降临江南的人间。

乌龙忝抒怀

溪流淙淙凉，春风
正骑上脱缰的马匹
岩缝里不断渗出泉水。一滴一滴
像眼药医治我的眼疾
不宜在电脑前久坐啊
眼睛充血肿胀数日
周末。拆除围墙
就是王道

温岭之春

九龙湖畔，石夫人下
密茸茸的山樱花争相绽放
喝下春之酒
吟响春之诗
假如你破译了所有花语
她们便都是你的亲人

青瓷是一种生活态度

赵佩蓉/文

那日驱车往黄岩沙埠镇，是听闻那里有全国唯一以青瓷冠名的村庄，八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分布着十多处唐宋青瓷遗址。

沙埠窑青瓷遗址，坐落在凤凰山北麓，雪溪两岸的山坡上。古人云：天有时，地有气，材有美，工有巧，合此四者，然后可以为良。沙埠一带多山，植被茂密，盛产天然瓷土，又靠近入海口，在筑窑上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。据考查，沙埠窑起于唐，盛于北宋。《简明陶瓷词典》有载：五代、宋瓷窑，以青釉为主，有釉色青绿，精者属越窑系统。沙埠窑处在越窑技术南传时期，有“雨过天青云破处”之誉的青瓷，漂洋过海，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之上熠熠生光的一笔。

在竹家岭青瓷文化展览中心参观了半天，我的眼睛是满的。时隔多日，我的眼前仍不时交替上演着熏炉、执壶、粉盒、碗碟等青瓷器具。那些素坯勾勒的一枝莲一羽鹊，不需要注释便呼之欲出。那些灰、蓝釉出的清静淡远的意境，如同温润的细风，几乎要把整个江南染上薄薄的一层翠青。那些春林一般起伏的鹦鹉纹、云龙纹、鸟羽纹，它们都栖息在青瓷上。

一件赏瓶，在橱窗里，与我亲切对视。标签上有干净的文字说明：玉壶春。千年积淀的文采风流，在命名里流光溢彩。那个瓶子，可真勾人的眼睛：撇口细颈，颈部中央微微收束。颈部向下过渡为杏圆形的下垂腹。整个器具，稳重肥润，呈现完美的双S曲线。器物与自然人的交融，也反映在命名上。良器有泽，豆青色，均匀的釉，和不远处凤凰山的蓝靛色非常接近，和雪溪水的天青色也分不出浓淡，清寂中可见生机无限，虚幻中可闻山海涛声，仿佛是山水之色交融在一起。温润的釉质，浮起半透明的光亮，好像沾染了春芽的鲜润，得以触及大自然初萌的生机。当年的窑工，应该是得了江南山水的浸润，常年享受葱翠的山色、澄澈的水光，才对色彩有如此精准的把握吧。

这件玉壶春，从橱窗里捧出来，停在掌上，与我肌肤相亲。两指轻扣，琅琅清音，瞬间将我轰炸。生命的最初，它不过是一坯拙朴的瓷土，经过一双手双皲裂的窑工的手，经历一遍遍练泥修坯，再接受炙热如火的素烧，成为一件简单的器皿。待所有的热烈炙烤逐渐冷却，再施釉，再绘制俗丽喜气的花鸟，才展示出雍容圆润的典雅。从一块土，到一件器皿，它完成了作为土的生命之旅。当它作为瓷器精品呈上来，不是生命的结

春天短章（组诗）

●赵文斌

春雨

夏雨，狂轰滥炸，不讲节制
秋雨，萧萧条条，翻篇归零
冬雨，像追杀令，一剑封喉
唯独春雨，像老母亲
将密密匝匝的爱
一针一线
缝入心底

春来草木长

锄草工穿着早春的警戒色，她们
匍匐在草地，缓缓前移。这样绿着
便于她们彼此辨认
便于花草快速从同类中分拣出她们

白玉兰

想何时落就何时落
落成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
它们从不摆拍

斑马线上的温暖瞬间

杨光武/文

平凡的生活中，总有些看似简简单单的小事，在不经意间触动你的内心，带给你感动和温暖。

我天天忙于工作，平时很少陪伴家人去逛街。4月的一个周末，我陪着妻子去逛街。进超市、逛商场，一路走，一路看。在经过泽国镇幸福路的一个没有红绿灯，只有斑马线的十字路口时，我左看右看，前看后看，确定安全后，才与妻子一道抬起脚踏上斑马线。行走到路中间时，我突然发现右边街头有一辆小车快速朝斑马线驶来。我心里一惊，脚步加速快走起来。然而，我的担心是多余的，小车并没有快速从我身旁驶过，而是减速后缓缓地停在离斑马线几米远的地方。对方没有鸣喇叭催促，只是静静地、耐心地等待着。

我看了看司机，是个戴着眼镜，约有三十岁的男师傅，正微笑着朝我挥挥手，示意我继续向前走。那一瞬间，我的心里涌过一股暖流。在这人间四月天，春风柔柔的日子里，他挥挥手的样子和那一抹微笑，是暖，是一股快乐的源泉，如春天的花香一样沁人心脾。有感于小车司机心中装着“安全”停车礼让，让我得以在斑马线上安全通过，我情不自禁地伸出右手朝他竖起了大拇指。等我安全通过斑马线，站在街边时，这位陌生司机才发动他的小车缓缓地驶向街的另一头，消失在远处。

这一幕虽平常，却让我很是感动。瞬间的温情和爱心，细得像一个脚印，一滴水。其实，生活中这样普通的瞬间常在，我们往往熟视无睹。但有的时候，一滴水，就是一片海；一个脚印，就是一段难以忘怀的人生记忆。一条街，一个快乐的周末，一次平平常常过斑马线的经历，一个难忘的“礼让”场景，对我来说，串联成了这个四月里动人的一幕……

都说斑马线是生命的“安全线”，是城市的“文明线”。斑马线前的让一让，既是对生命的敬畏，更是对法律的践行与恪守，也是传递爱心与温暖的文明之举。不管是行人还是车辆，文明出行，给别人方便，就是予己方便。小小的一个举动，蕴含着大大的正能量。就如这次“礼让”，令人感动，犹如一丝清爽的空气，猛地钻进我逛街的记忆里。过后想起，依然能暖透心扉。

谢谢你，陌生的小车司机。

爱情是婚姻的坟墓

章柠檬/文

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这句话大家基本都听过吧。直到结婚快20年了，我才猛烈醒悟，这话说反了，爱情才是婚姻的坟墓，要想婚姻走得久，爱情坚决不可留。

想当年，我也是个爱情至上的人。爱情多好玩呀，电光石火，荷尔蒙飙升，腻腻歪歪还惊喜不断，爱到世界末日，爱到天荒地老。爱得如漆似胶时间，“你爱我吗”；吵得声嘶力竭时也问，“你爱我吗”；快乐分手了还问，“你爱我吗”。连回答“喜欢”都不行，必须是“爱”！

此类行为，现在想来蠢极了，可对于长了恋爱脑的女人来说，简直对极了——“爱不爱”这个问题都不能明确，你以后还能把什么事扯明白。同理，蠢女人一样固执地认为，有了爱情，宇宙的事都能解决。

谁料婚姻是高开低走的。初期，男人还能陪你演演戏，“爱呀，怎么不爱，你是我亲太太，是我孩子的官方指定生产商呀！”女人又乐滋滋地围着柴米油盐打转了。再过几年，泛滥的母爱让恋爱脑的症状减轻了不少。但在深夜被娃的啼哭吵醒后，在精疲力竭地喂奶、换尿布后，女人又突然想对熟睡中的男人问个问题：“你爱我吗？”当然，男人有时会记住正确答案，有时也会答偏了：“爱什么爱呀，不都在一起了吗？”有时还会答错：“聊这个干吗，赶紧睡觉！”女人委屈得不行，但又指不出男人到底错在哪里了。

后来，女人忙得连自己都忘了有爱情这档事，能让男人多冲几次奶粉、多干点家务事比说100个“爱你”更顶用。再后来，在一个安静的午后，男人翻看着以前女人乖巧甜美的照片，弱弱地问道：“你还爱我吗？”“啊？”女人蓬头垢脸地仰起头，“你哪里不舒服吗？”

从此，日子算是过成了严格的课程表，我们都是好学生。你做饭来我洗衣，你带娃来我拖地；我出去逛街你别跟着，你出去喝酒我不废话；不到交流时间别交流，各自修行各自进步。

咱们可千万别扯爱情这玩意了，不仅无聊死了，还特别伤感情。我要冷不丁问他：“你还爱我吗？”恐怕得把他吓一跳，他会认为我的体检报告出问题了。他要一本正经地跟我探讨爱情，说实话，我会第一时间怀疑他外面有人了，一定是哪个小姑娘把他教坏了。若我们同时想聊聊爱情，那就整得有点严肃了，估计这婚姻哪里开裂了，需要从头算账了。

不谈爱情，我们倒友好多了，且婚姻关系牢不可破。家里分工明确，各司其职，和谐有序，岁月静好。他若偶尔帮我取个快件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：“太热心了，下次我也帮你取。”我要心血来潮给他捣鼓了一个榴莲千层，他也跟我客气上了：“太周到了，回头我请你吃个饭吧。”想当初，为“爱不爱”吵啊闹啊，不就是在争取“你要为我做什么”吗？现如今，咱心照不宣地把家里这点事全安排明白了，细到谁负责削水果、谁倒垃圾，细到每天聊天不少于10分钟，每次吵架不超过20分钟，离家30公里外及时报备……咱都忙去吧，谈爱情，太费劲了。

谈也可以，就怕谈着谈着，发现咱俩根本没爱过这回事，或许曾经有过，但早就融化在琐碎的家的日常中了。

所以，别让“爱情”这可有可无的东西埋葬了婚姻，咱都混得那么熟了，有事您尽管说话，该出力出力，该出钱出钱，提爱情，那多不好意思呀。